



香港北部都會區發展計劃逐步推進，「城鄉共融」不再只是空間規劃的術語，更指向文化與記憶的交融。散落新界村落的學校，承載幾代人的成長印記——它們是傳道授業的場所，也是維繫社區情感、傳承本土文化的紐帶。隨着村校陸續停辦，校舍轉為他用，曾經響徹鄉郊的歌聲，也漸漸沉寂。但音樂組織「香村」（Fragrant Village）創辦人史嘉茵

沒有忘記。十年來，她走訪一座座村落和學校，採集那些仍活在村民記憶中的校歌，把一段段屬於村落的声音記憶，逐一打撈回來。

●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圖：受訪者提供

「香村」以音樂延續鄉村記憶

十年尋歌

讓村校重新被聽見



●史嘉茵現駐腳於沙頭角新樓街的「廿二館」。

李樂怡 攝



●《香·校變奏》村校藝術展透過校歌、文物和史料講述村校故事。



●在坪洋公立學校舉辦的首屆在地藝術節中，音樂人和校友齊聚禮堂共唱校歌。



●史嘉茵在鴨洲向村民收集校歌與故事。張朗添 攝



●香村團隊與音樂人小河(左一)在上海合作演出。

香港村校地圖



●插畫家 Stella So 繪製的香港村校地圖，記錄了30間村校的分布位置。

史嘉茵的足跡遍及坪輦、吉澳、古洞、蒲台島等地，至今已記錄約30間村校的校歌。這些村校大部分已停辦，校舍或荒廢、或改作他用，但舊生們依然記得當年的旋律。為將這些聲音和曲譜留下來，她出版了《村聲迴響》一書，記錄校歌的採集過程以及背後的村落故事，又邀音樂人與村民共創《香村》大碟。她始終相信，保育不止是保存過去，更是以創意延續記憶的生命力。於是，她決定帶着這些校歌走出香港。

香港村校校歌上海覓得知音

今年，史嘉茵首次帶着村校校歌走出香港，在上海 YOUNG 劇場舉辦音樂會和展覽。

校歌全部以廣東話演唱，上海觀眾卻聽得投入。「可以感覺到他們真的進入了我們的故事，他們聽見了村校的故事。」最令她感動的是，演出結束後，一個觀眾都沒有離開。隨後的分享會上，觀眾紛紛提問，也分享了自己的感受——有一位更即場唱了自己學校的校歌。史嘉茵從未想過，村校校歌的力量可以跨越地域，「原來它不只是本土的、小眾的事，香港的故事可以透過音樂走到更遠的地方。」

這次上海之行，也讓她遇見了內地知名音樂人小河。小河發起「尋謠計劃」近十年，走街串巷尋找「失落的民間童謠」。史嘉茵說，小河團隊讓她看到另一種可能：「我們做了十幾年記錄和演出，主要是用鋼琴伴奏，讓校友盡量還原校歌原貌。但原來這些音樂素材可以變成很不一樣的樂隊作品，感染力更強。」今年10月的吉澳打醮藝術節，兩人將再度聯手登台。

上海的回響讓史嘉茵更加確定，記錄只是第一步，如何讓這些歌聲繼續傳唱下去，才是真正的挑戰。但要理解她為何走上這條路，還得回到13年前的一次誤打誤撞。

一首校歌，打開想像的窗口

2013年，史嘉茵從香港演藝學院畢業不久，為了籌辦藝術節，與一班藝術家走入新界東北的坪輦。村民帶她穿過雜草，眼前是坪洋公立學校——有籃球場、足球場、平房金字頂校舍和獨立禮堂。「第一次在香港見到這麼大的校園，我才知道，原來有『村校』這樣的地方。」她說。

那時的坪輦，正因新界東北發展計劃而面臨改變。村民希望更多人走進村落，讓外界知道香港還有這樣的地方。史嘉茵想在那個校舍做點什麼，於是跟村民聊起來，一問之下，原來學校有校歌。

「雲山蒼蒼，碧樹茫茫，田疇綠綠，稻麥飄香……」她第一次聽到這四句歌詞，深受觸動。「我從小在城市長大，總覺得村落離我很遠，但這首校歌很有畫面感。」後來，她在坪洋公立學校舉辦藝術節，邀請舊生回來唱校歌。二三十人聚在禮堂，最年輕的20多歲，最年長的已逾70歲。「我到現在每一次講起這個故事，都記得那時的歌聲和畫面。」她說，



●史嘉茵在糧船灣公立學校與舊生們練習共創的校歌。

觀點

談及未來，史嘉茵有一個心願——在一座曾經的村校裏，建立一個關於村校校歌和歷史的活態展館，「村校不是一間博物館，它從來沒有死去，裏面的人和故事其實還是很活力。」

她一直記得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對她說的一句話：「先有地方，才有想像；有了想像，才能發生事情。」這句話點出了一個根本問題——在香港做文化藝術創作，最現實的困難是空間。十多年前她剛畢業時想租一間工作室，走過工廈，空置單位不是租金太貴就是環境不理想。後來，她在沙頭角新樓街的「廿二館」落腳，隨着足跡遍及愈來愈多村落，她看見一間間空置的村校校舍——空間仍在，卻未曾被好好使用。

如今，她正積極申請使用荒廢多年的吉澳公立學校校舍。學校2007年停辦，校舍依然完整。對她而言，這不僅是一間

「我站在禮堂中間，覺得歌聲彷彿穿透了我。」

那次經歷亦讓她開始好奇：其他村校的校歌又是怎樣的？「好像從此打開了一扇想像的窗口，讓我開始有興趣去了解香港的村落，以及村校的校歌和歷史。」

每首校歌都是村落的立體寫照

2016年，史嘉茵正式成立非牟利組織「香村」，系統採集村校校歌，探索利用音樂說唱土地故事的新可能。

這個過程並不容易。曲譜基本失傳，只能靠民間口口相傳。團隊找到年長的舊生，問他們還記不記得校歌怎麼唱，大多說「忘了」。要耐心地慢慢聊，建立信任，他們才會哼出幾句零碎的旋律，再經過旁邊的人不斷補充，最終才能拼湊出較完整的輪廓。「這是一場與時間的競賽。你不去主動尋找，有些東西就會消失，沒有了就再也找不回來。」她說。

她接觸到的校友中，年紀最大的已超過80歲。村校鼎盛時期，全港曾有超過300間，如今仍在辦學的不足20間。大部分村校已消失，但它們還活在舊生的腦海裏——每首校歌，都是村落的立體寫照，也藏着一段獨特的歷史：

吉澳公立學校的歷史，可謂香港村校發展的縮影。它的前身是俗稱「卜卜齋」的傳統私塾。戰後，香港適齡學童數量急增，政府鼓勵民間辦學，新界鄉村掀起辦學熱潮。吉澳公立學校的新校舍，便由政府與村民共同出資建成。學校校歌頭兩句是「青山環抱，綠水圍繞」，唱出吉澳的地理環境，而隨後的一句「水陸一心，建校吉澳」，則藏着一段獨特的歷史——原來吉澳島上有漁民，也有客家人聚居，兩幫人以前並不友好。但因為這間學校，小朋友在同一個地方學習，慢慢打破了族群的隔閡。短短八個字，記下了村民從隔閡到融合的軌跡。

青衣漁民子弟學校的校歌則唱道：「我們是海的兒女，勤奮勇進取。」這所學校為魚類統營處轄下的13間漁民小學之一，專為漁民家庭的幼童提供就學機會。香港「從小漁村到國際都會」的故事，我們耳熟能詳，但真正構成漁村日常的細節去了哪裏？史嘉茵走訪不同漁村的過程中發現，漁民長年在海上漂泊生活，淬煉出了一種頑強的生命力——這首校歌，以及舊生們的親身經歷，正是這種精神的真實寫照。

校歌往往就是這樣一個切入點。史嘉茵說：「對觀眾而言，校歌讓人更容易走進村落的歷史；對舊生來說，一提起校歌他們就開心起來，彷彿回到了童年。當那些記憶和情感慢慢浮現，彼此之間也更容易建立信任，願意分享自己的故事。」有舊生對她說，多謝她讓自己有機會回到母校，與同學重聚；也有人看過媒體訪問後主動聯絡她，請她來記錄自己學校的校歌和歷史。

校歌記錄的不只是一所學校，更是一個時代、一群人、一種生活方式的側面。當這些旋律被重新唱起，一段段屬於香港村落的記憶，便得以延續。



●吉澳公立學校的校舍至今仍在。李樂怡 攝

校歌濃縮歷史 連結情感

史嘉茵記錄村校校歌，以音樂延續村校記憶，而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助理教授張凌則從學術角度，分析本港多間中小學的校歌。她結合語言學方法與數碼人文技術，用詞雲分析統計高頻詞語，從學術角度揭示了校歌更深層的意義。

結果發現，全港校歌最高頻的中文詞是「我們」和「我校」，英文是「we」和「our」——全部是第一人稱複數。換句話說，校歌的核心功能是建立歸屬感。不同背景的學校則各有側重：本地文化背景的學校多強調「努力」「勤奮」；宗教團體辦學的學校，校歌則更多出現「love」「lord」等表述。

村校校歌在張凌的研究中別具意義。她發現，村校校歌多會具體描寫周邊的自然環境，將學校所在的地理空間寫進旋律裏。相比之下，市區學校對「地區感」的表達更抽象宏觀，通常結合學校的歷史定位與文化身份。這種差異，讓村校校歌成為理解香港鄉村歷史的獨特窗口。

張凌認為，校歌是「可參與的記憶」，需要透過儀式、傳唱、身體參與來建立連結。校歌濃縮了創校者的辦學願景，也反映對應的時代特徵。一所學校的歷

史變遷、社會背景、教育理念等，都可以全部濃縮在幾十字的歌詞之中。

校歌也是集體記憶的載體。在校學生反覆傳唱，從中深化對學校集體的歸屬感；畢業生聽到校歌，便能喚起校園生活的記憶。這種情感連結可以跨越時空——即使畢業多年，只要旋律響起，當年的畫面便會浮現。張凌在走訪各校的過程中，聽過一個令人難忘的故事：聖保羅書院前校長源迪恩告訴她，該校的舊生非常重視校歌，畢業之後的朋友聚會、婚宴甚至喪禮，只要舊生聚在一起都會唱校歌。「這件事讓我意識到，校歌對人的影響貫穿了生命的所有重要時刻，並非只存在於在校階段。」

校歌的價值，在於它需要被傳唱才能存活。一旦沒有人再唱，校歌便會從集體記憶中消失——這正是史嘉茵趕在村校舊生老去之前，四處尋訪、錄下歌聲的原因，也是張凌從學術層面記錄與分析校歌的意義所在。



●張凌認為，校歌是集體記憶的載體。